



【人生随想】

食有肉居有竹

□雨茂

“月亮升起来，院子里凉爽得很，干净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正好编席。女人坐在小院当中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苇眉子又薄又细，在她怀里跳跃着。”我喜欢孙犁先生在《荷花淀》开篇的描述，它总能让我想起儿时老家竹编艺人的工作场景，稍有区别的只是竹篾替代了苇眉子。

在家乡，房舍周围多种竹。有竹林的地方，一般都有人居住，这是走乡串户的手艺人、商贩、叫化子等人的“地理标志”，也是思乡游子们的精神寄托。竹的生长和繁殖能力极强，它们连接成片，密不透风，这就给鸟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栖息场所。因为生长快速，竹的新陈代谢能力极强，笋皮不断剥离，枯黄的竹叶竹枝不时飘落，加上鸟类的粪便，形成了松软厚实的腐殖层，所以虫子极多，竹林自然成了鸡鸭鹅的天堂。每到傍晚，鸟群回竹林栖息，尤以麻雀居多，麻雀虽小，鸣叫分贝却极高，纷杂、尖利的啼叫声震屋瓦，盖过了鸡鸣犬吠，也盖过了孩子们呼朋引伴的叫嚷嬉闹，老人称之为“炸林”。这种聒噪每天早晨还有一次，比闹钟都准。我一度很讨厌竹林中喧嚣的麻雀，认为它们搅扰了我的美梦，现在深居都市，却非常怀念麻雀的啁鸣。

虽然房前屋后广植翠竹，但那不是观赏用的，也不表明主人的志趣，而是生产、生活的必需。为了就近取用，竹子一般不种在山中，而是环绕居处，成为庭院经济的一部分。

竹不仅能编席，还能编各种日常器具，甚至还能做建筑材料。举凡笊箕、簸箕、筛子、扇子、凉席、蒸笼、锅盖、凳子、椅子、斗笠、提篮等生活用品，背篓、箩筐、篾筐、连枷、耙子等生产用具，草屋、瓦房的建造，竹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。苏轼说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医。”苏轼借诗言志，表达不媚世俗、不谋求物质享受、向往精神生活的追求。诗家之语重在雅趣，理解太实容易误导人。

我家南面有一对父子，几乎把所有的农闲时间都利用起来搞竹编贴补家用，最擅长的是编筛子。筛子是圆形的，上面是一圈用竹片弯成的高两三厘米的围挡，下面用竹篾纵横编制，根据不同的孔径要求把握经纬间距，所有的筛眼必须大小一致、排列整齐，筛面平整光洁。竹筛按网眼大小分粗筛、细筛，粗筛子用来分离石子、糠皮，细筛子则用来去除细沙、筛选碎米。因为筛子必须配套使用，所以都是用竹篾串在一起套卖的。编筛是十足的精细活，从竹子的选择，

到劈竹、起皮、刮篾、编制、整形，每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。竹子至少可以起三四层皮，编筛只能用一二层。篾条怕干燥，编制时要不断喷水，老篾匠因陋就简，用嘴喷，声音非常响亮，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。每当听到这种声音，我就知道父子俩又开始编筛子了。编筛子要蹲在地上，埋头编制，工作枯燥乏味，不仅对颈椎、腰椎的损伤比较大，也损耗眼力。父子俩总是一边劳作，一边听评书连播，过一段时间便起身伸腰、捶背，再喝点茶水，环顾周边翠竹，或与串门的邻居摆摆龙门阵，缓解疲劳。

家乡多山，需要爬坡上坎，小推车用不上，一般都用背篾人力运输。背篾多用慈竹剖成篾条编成，口径分大、中、小三种，成年男人背大的，小孩背小的，妇女背中等的。小时候我跟伙伴们割草、砍柴，用的是小背篾。背篾上圆下方，按用途大致分三种。有网眼的背篾用来装红苕、蔬菜、玉米穗或者柴草，对篾条质量的要求不高，做工比较粗，价格便宜。没有网眼的背篾一般叫荚背，用来装米面、石灰、细沙等，高手匠人做的荚背外形美观，不走样，纹路清晰光滑，篾条不扎手，且符合人体工学，不硌背。篾条间严丝合缝，装精细面粉时丝毫不漏。背带用棕丝或者黄麻编成，上宽下窄，不勒肩。当地有一位竹编高手，他编的荚背，下端可以装水，需要很长时间，水才能漏空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另一种口径较小、有网眼的儿童背篾，用来背婴幼儿。上大下小，前低后高，中间有一个平台，相当于座椅，小孩可以坐在上面，双手扶着上沿，玩玩具、观景物、睡觉都很方便。大人劳作时，把小孩放进背篾，背在背上，并不妨碍工作。为了预防弯腰时小孩掉出来，在中间系一根可以调节长度的布条绳，小孩放进去后就系紧，相当于安全绳。我和弟弟小时候都坐过这样的背篾，被父母背着下地、做饭、赶场，或者走亲戚、听大戏、看电影。我们都是在小背篾里观察世界、体味人情、感受关爱的，或者说，我们是在背篾里长大的。

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廉价方便的塑料、合金器具大量进入生活，竹编市场萎缩，手艺人难以继，竹编逐渐远离人们。塑料制品的大量使用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凸显，人们开始思考可再生材料的使用，竹编再度进入视野。

不仅食有肉，还要居有竹。我非常高兴地看到，身边不断有人弃用塑料袋与各种塑料制品，购买竹篮、竹椅、竹席、竹扇、竹筐、竹垫、竹蒸笼等生活用品。我所在的黄淮平原，一些耐寒的如毛竹、青竹、刚竹及漂亮的紫竹、金镶玉竹、玉镶金竹都成了园林绿化的生力军，一些高档社区及别墅区，竹林甚至成了亮点与卖点。看来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都有挥之不去的竹子情结，那可能是数十代人积存的基因记忆，我乐见其被唤醒。

为了环保，为了竹子情结，也为了健康、自然、简约的生活，我希望竹子能被大量栽培，竹编更多地进入人们生活。更希望传统竹编工艺得以传承创新，坚守竹编的民间艺人过上体面生活，再现竹编昔日的辉煌。

【个人记忆】

□赵剑平

我小时候，极崇敬本院一位旧时在青海曾为军阀马步芳修过摩托车的老人，人称“徐杂匠”，意即他会的技能太多了。他本是八级钳工，但实际上，车钳刨柳铣，钣金电气焊，他样样全能，以至于最后人们忘记了他的本科专业是什么。

拿汽车来说吧，他不但会修，而且会开，修摩托车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他早就会的活儿。要知道，那时候车辆很少，不像现在这么普及，能接触到就不错了。现在修车其实已经不叫修车了，应该叫换件。现在的车辆技术先进、科技发达，都是集成组合，哪里坏了只需用电脑一测，有问题往往是直接整件更换；而过去，修车那才真正是高超的技术。车有了毛病，修之前首先要会听、会看、会感觉，那车就仿佛是人的肢体，哪里有了毛病了，不用任何仪器检测（当然那时也没有什么仪器），都是凭长年积累的经验、技术、知识，甚至是感官直觉。徐杂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技术高超精湛、感觉超群的人，车辆哪里有毛病了，他只要摸一摸、听一听，就知道问题所在。

徐杂匠本是钳工，精通车钳刨柳铣和钣金电气焊，还跨行修理汽车和摩托车。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场景：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开着一辆刚修好的还没有安消音筒的破摩托车，响着爆炸般的噪音，呼啸而过；或者，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解放牌汽车断断续续、一抖一颤地在路上哼哧着缓缓前行。他走走停停、捣捣弄弄，最后一切归于正常，汽车或摩托车全都发出了均匀的轰鸣声，平稳地行驶起来。

其实，这些不算什么，这只是徐杂匠的“冰山”一角。

记得我13岁时，徐杂匠见我在小孩儿群里自吹：10岁安装矿石收音机，11岁安装二极管收音机，会修大闹钟，还会用缝纫机补裤子……他正好路过，听见了，就说，我来考考你。问：如果汽车缸体上的固定螺栓断在里面了，怎么取出来？

缸体是钢的，螺栓也是钢的，这就难了。他说，按照平常取断螺栓的方法，是在断螺栓上用小钻头打个眼儿，轻轻敲进一个四棱小钢钎，然后逆时针拧出来即可。而钢螺栓，钻头是打不动的，无法打眼儿。一个断螺栓取不出来，意味着整个缸体报废。

徐杂匠见我答不出来，就说：“告诉你吧，听着娃娃，你不会的东西多着呢。”

他告诉我，在断螺栓上用点焊焊上一根质地相同的细钢钎，然后用气焊枪慢慢烘烤断钢螺栓，等

断螺栓加热后，浇上凉水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趁断螺栓收缩时拧动细钢钎，就可以取下断螺栓了。我当时彻底服气了。徐杂匠接着又说：“都叫我杂匠，杂匠就是什么都会，到哪里都难不住！可是想当杂匠，你得虚心学哩！”

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心上。先不说后来我参加工作在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当钳工，只说从那以后，我开始用心学习生活中的各种技能。初中毕业时，我可以自己安装单管（三极管）收音机；到高中毕业，我基本上掌握了钣金、电气焊和室内电工等技能，同时能够驾驶汽车、拖拉机、摩托车等各种常见大小车辆；滑冰、游泳、摔跤、骑马、打枪，用缝纫机缝补衣服，织毛袜子，自己绕线圈制作电动轮船、汽车模型，烧制小玻璃珠做显微镜，还曾经与徐杂匠的儿子一起制作了一部电话机。改革开放后，短途倒卖、长途贩运，开商店、办公司，也学着做了做生意。生活中，只要我感兴趣的事，我一定要把它弄个明白，做它一下，乐它一回。

学做杂匠的好处是：很多事不用求人，能够生活得从容自由些。不过，让我遗憾的是，所有我掌握的技能，大多通而不精。

我18岁入厂，21岁满徒即开始带徒弟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升到五级钳工时转为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虽然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歌剧、话剧及电影剧本样样发表或演出，但都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亦是通而不精，遗憾。

当然，我学当杂匠的手一直没停。41岁学电脑，42岁学上网，10年后受聘于某网站当顾问，数次策划、主持大型网络活动。后来办刊物，一本《龙口文学》，从组稿到编审、排版，再到美术设计，一人就是一个杂志社，一人就是一个编辑部。

后来写话剧、歌剧，2017年完成一部大型七场民族歌剧的剧本创作；接着，又拍电影，一部微电影《纸钢琴》连获第五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“金海棠”奖、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三届国际微电影展映优秀作品奖、第十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影视类三等奖、第十届山东省青年微电影大赛故事片二等奖。因喜爱读书和写作，2012年被新闻出版总署授予首届“全国书香之家”和山东省首届“齐鲁之家”等荣誉称号，还被授予首届“齐鲁文化之星”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当杂匠取得一点成绩得来的荣誉。

我在自己诗集的后记中曾说：我必成诗人。在这几我还要说：我必成杂匠。当个杂匠，方便一生，自由一生，轻松一生，乐趣一生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